綸扉奏草

綸扉奏草卷之七

請補都御史揭

臣前日在閣接得吏部尚書孫丕揚揭帖以考察事急催請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僉都御史未蒙允發今日又接得御史徐兆魁等合署公揭以副都御史詹沂求去懇切勢不能留乞欽點左都御史等因臣惟都御史一官秉持風紀振肅百僚其職任在平時已為至重況今大計之年大小官員所與吏部共持衡鑑分別

賢不肖而去留之者惟此官是賴今詹沂封
印上章各道御史皆爲之請於勢已萬不能
留矣此時再不黜用則今歲計典之協贊將
屬之誰我
皇上加意吏治於考察一事尤爲留心即近者懲
貪旌廉之
旨諄復惓惓人心聳動不啻揚之急於催請者蓋欲
得人協力爲奉行
德意計耳豈有他哉堂堂風紀之地閉署經年已
非事體今又倂文移章疏一槩停閣其於窮

急之勢亦無以復加矣伏望

聖明俯從丕揚所請即

賜點用其他如協理戎政南京兵部尚書廣東應

天巡撫皆至急之官萬不容緩併乞

點用庶內外重地皆得人料理而天下事不至於

廢壞矣臣非不知言已煩瀆取厭

聖心惟是事關一體不忍坐視心在急公

聖明所亮故復嘵嘵如此若以為請之愈急則靳

之愈甚

君父之於臣子亦若有成心云者此則庸衆謬悠

之見臣斷不敢以爲然也伏惟

聖明俯垂鑒允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十七日

請補大僚及拯救災傷揭

臣惟年來

朝政廢弛甚多而目前最急最要必不容已之急務蓋有二端如左副都御史詹沂封印求去臣爲揭請處分併點用左都御史未嘗

允發今沂已出城矣其勢難再入矣乃國子監祭酒周如砥又相繼出城矣刑部尚書沈應文又封印謝事矣國子監衙門尚有司業代管乃都察院刑部自詹沂沈應文之外堂上更無一官此兩衙門一司風紀一司刑獄至重

至繁凡百事體不容一日停閣而都察院又有考察之事刑部又有審錄之事皆急在目前審錄較之往例又已過期或行或免未奉
宸斷此尤急中之最急者臣願
皇上速下應文之疏定其去留仍俯從吏部尚書孫丕揚所請將左都御史左僉都御史郎
賜點用其餘求去諸臣皆斷自
宸衷使其進退有據
乾綱肅而庶政修臣所謂必不容已之急務者此其一也又頃者各處報災遠而福建江西近

而山東山西又近而真保諸郡或遭洪水或

被旱蝗人民死徙流離不可勝計而山西近

邊一帶荒地千里其人皆拋妻棄子逃入虜

中官不能禁自徐州以北至於鄒縣蝗飛蔽

天所過殘滅餓死屍骸徧滿原野撫按諸臣

連章累牘爲百姓請命其言皆痛徹心骨而

籲訴徒勤

德音未沛哀此殘黎更何仰望弱者委之溝壑強

者轉爲盜賊國家之禍寧忍言哉舊歲江南

大水賴我

皇上多方蠲賑幸而安全今歲各處之災甚於江
南誠宜
特頒明旨或留稅或蠲租酌量重輕以爲救助即
未必能大有所濟而使窮民知
朝廷有不忍坐視其死之意相與須戴亂萌消而
邦本固臣所謂必不容已之急務者此又其
一也臣聞之堯舜之聖孟氏稱之惟曰急先
務所謂先務則知人安民二者是巳今
皇上每日發行之本章皆尋常套數無所關係至
於列署之空虛民生之憔悴反一切置之莫

舜先其所急而

皇上先其所緩以此希泰已垂衣之治不亦倒置之甚哉夫人君之所以尊者以其托於百官萬民之上也無百官萬民何以成其尊今上至九卿下至縣令自留自去漫無禀承則亦不知其何

君矣萬姓嗷嗷宛轉待盡號天不聞投生無計則亦無利於有

君矣長此不已毋論爲

宗社之憂臣不知

皇上之所爲威命靈爽以臨制天下者果安在也

臣言至數至瀆顏厚心慚義當緘口顧念

聖恩深重責任艱危一日居此地不得不言一息

尚存不忍不言故復冒昧痛切舉其最急者

言之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必賜施行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瑞王婚禮錢糧揭

蒙

發下工部侍郎王汝訓一本爲

瑞王婚禮期迫懇借冏金

命臣票擬臣即當擬上但昨太僕寺有揭極言庫

藏虛乏之近年那借已多今歲又被薊遼借馬

五千疋恐一旦有事該寺銀馬俱乏何以支

吾欲比照

潞王婚禮例酌議裁省以免那借其言甚爲懇

切臣伏而思之

瑞王

皇上之愛子也婚禮莫大之吉典也凡爲臣子苟

可將順豈宜有愛而況于該寺所藏皆

皇上之財何必爭執但此項錢糧委係買馬之用

軍國大計關係非輕年來邊餉無措不得已

借給已至數百萬藏金竭矣併馬群而空之

矣若屢借不已從何答應寺臣之所言是固

一說也

潞王以愛弟之親費至八萬餘金

福王之浮溢出於一時偶然不可以爲定制以

愛節兩例

愛子當無厚薄守臣之所言是又一說也乃臣

之意則徒以府庫空虛百凡難處

皇上肯節一分即為國家留一分之用為今日計

不得不如此耳豈敢過有較量而不仰體

君父慈愛之心哉惟是婚禮期迫需用甚殷難以

稽誤臣謹擬兩票恭候

聖裁即

聖意未肯全依

潞王之例但就中減省以示撙節其所裨於國

計亦自不小而且使天下傳頌

聖德是亦

盛典之一光也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催掌詹事府揭

臣惟詹事府衙門與翰林院並重往時自掌
印外尚有詹事少詹事四五員今無一員矣
前此屢以掌印請未蒙
允發今只以協理暫管請而亦不發矣印封閣中
日久不用凡一切關支俸薪等事盡皆沉閣
則此一衙門幾若裁而不設者臣誠不知其
可也今九列大僚員缺甚多臣何敢獨爲此
汲汲緣此官推補係臣閣中職掌而署印無
人又各衙門所無之事故敢冐昧催請伏望

敕下吏部將臣前所推右庶子翁正春量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協理府事暫管印信是亦完令日不容已事也臣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初四日

請處分求去諸臣疏

奏為議論日多
紀綱日弛懇乞
聖明亟賜
乾斷以尊
主權以明臣節事頃者大小諸臣以被言求去經歲杜門章數十上而不得請計出無聊于是有挂冠徑去者矣有封印出城者矣始猶出于庶僚今且至于九卿淩淫不止臣恐將來尚無紀極雖有貶秩奪官之

嚴旨不能禁也堂堂盛世而使臣下之去留盡不

由于

君父是尚可以爲國乎從來人臣求去無有不報

即彈劾之章亦無有不下或是或非或進或

退下採銓評上憑

宸斷主權尊而人心服臣下惟俯首聽命而已無

越志也今言者留中被言者亦留中薰猶白

黑莫爲剖明于是言者愈言被言者愈苦紛

紜攻擊茫無了時

皇上但知諸臣擅去之有罪而不知其情亦大有

不得已也以臣愚慮去留用舍俱是
君恩遲速後先總關
聖念與其遲疑不决使議論日多于下何如事至
立裁使威權盡歸于
上之爲愈乎臣非不知
皇上愛惜人才之盛心但念事勢已窮不容再緩
況臣子分義何處不勉鞠躬盡瘁固足以效
忠難進易退亦足以厲俗若必至于叢疑集
謗觸禁負愆而後已則身名俱傷而
皇上之所以惜之者乃所以困之耳今都察院堂

上已無一官刑部封印日久毋論事體壅滯
而二百餘年所無之景象見于此時亦大非
吉祥善事矣
皇上執八柄以御臣一言發則窮谷回春一令行
則萬方聳聽何嫌何疑而難于片言之裁決
哉臣區區愚衷不勝爲朝綱國體計而陳瀆
如此伏望
聖明悉發諸臣之疏自九列而上或去或留斷自
聖心傳諭臣等擬票以進其餘盡下該部分別上
請而于部御史等官酌行

允補如臣等所擬及吏部所奏各水當

聖心不妨明示更易使天下曉然知用舍進退悉

出

宸衷非臣所能干預

乾綱攬而群議消其所裨于

聖治非淺鮮矣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初五日

請補閣臣第十二疏

奏為閣臣久缺埋極勢窮懇乞

聖明亟賜推補事臣惟天下之事有心所可盡而不盡力所能為而不為則猶可勉強以責後效而無藉于人今臣之薄劣其所能為與其所自盡者只是如此靜言思之不知今日世界更有何神機妙策可以挽回今日

聖心更有何忠謀至計可以感動以四海之廣賢方之衆豈遂無人能辦此事而臣不及今哀鳴推讓能者徒以不肖之身備員塞責因循

荏苒直至敗壞決裂而後已則是臣之罪妨
賢猶輕而誤國更重
皇上寬臣于今日乃所以禍臣于他日耳臣爲此
憂懼寢不能眠食不下咽每有疏請輒延頸
以望望而不得且悽然而淚下也頃六月間
臣以篤病乞歸蒙
恩慰留臣扶病復出亦以此事未了不敢再陳今
又三閱月矣時序已更而浮沉如故臣每出
入閣門輒引領瞻與兩房官嘆息謂自此
去

奏請起兄[illegible]其屬絕之勢雖千萬言不足以喻

積思之[illegible]見

天顏叩首籲請且驚且喜覺而知其夢也又復惘

然鬱結無聊前病日增而又妻病于室子病

於家公私苦楚塡集寸衷人非木石何以堪

此萬不得已冒昧懇瀆伏望

聖明勅下吏部速行推舉但視輿論所歸安危身

負者盡開列上請斷自

宸衷或特召或簡拔使展其忠猷以慰中外之心

而一洗從前負乘覆餗之誚豈非

宗社神靈四海蒼生之所共想望歟臣既了此一

事然後乞身田里尋醫問藥延此殘年寸心

尚在誓于來生墮爲犬馬化爲螻蟻以報

聖恩不敢負也臣不勝懇切籲呼祈禱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初八日

催發推陞各官揭

今日蒙

發下吏部推補山西副使恭大夔及邵武府知府楊一桂二本皆已經本月初一日票上未蒙

發票文選司主事王宗賢刑部郎中史文煥二本

亦於初一日票上未

發臣謹各再擬以

進但查初一日所票尚有十六本未

發中間如應天巡撫及南北通政司皆係大僚勢

不容缺而應天巡撫尤關係地方難以延緩
其餘皆方面官員責任並重伏望
聖明亟行僉發以省吏部屢次瀆請臣不勝祈懇
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十四日

請　發同官辭疏揭

前四月間蒙

發同官臣錫爵臣廷機辭疏令臣擬票惟時錫爵

方有哭子之戚賠書懇臣爲之揭請而廷機

之求去又甚力故臣於二臣所奏皆擬兩票

恭請

聖裁今已半年餘矣未蒙發下臣亦嘗代爲催請

而不能得錫爵以前疏未發不敢再陳廷機

屢陳不報臣之愚昧不能窺

聖意之所存但念二臣皆位居輔弼而有所奏請

槩不見
答于國體已甚輕矣況政本何地今日何時協力
匡維猶恐不濟而乃使在野者有類于寄銜
在朝者徒困于羈縶去就不明進退無據
祖宗設此官之意謂何而誰拘若是耶伏望
聖明亟檢二臣之疏將臣所擬兩票
親賜裁定或允或留務酌其可如以日久難尋示
乞傳示
聖意令臣再擬上以顯
皇上優禮之盛心下以存輔臣去就之大體而申

以爲國家求匡濟之實用其所裨益甚不小

矣臣不勝懇切祈禱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十五日

催行時政揭

爲惟今日政務壅滯甚多各衙門無日不行催詰無人不以職事控訴臣入直則投以揭帖出至朝房私寓則相率而言其辭皆直其勢皆甚不容已臣緘口結舌無可答應不得不爲懇之

君父謹將最緊最急數事開列上請其餘少有可緩者不敢槩瀆伏乞

聖明憐察施行不勝幸甚

一都察院自詹沂出城刑部自沈應文封印

今已一月無人管理法紀重地豈容久曠

其左都御史等官當亟行

點用沈應文辭疏亦懇

特發使其進退有據不至躭誤伏候

聖裁

一兩廣地方爲山海與區內而獞傜外而海寇躭躭窺伺即舊歲欽州之事可見已今總督戴燿久已爲民不敢管事且以丁憂告矣巡按御史李應魁已經陞任總兵孔憲卿又告病回衛雖有司道等官不相聯

爲盜爲弊歷一旦奸人作亂方數千里之地必受荼毒而南方數省皆被其害矣至于應天等府乃根本重地舊巡撫官久杜門俟代諸事廢閣人情惶惶均屬可慮其兩廣總督官當亟行點用而應天巡撫官亦應檢發以便交代伏候

聖裁

一巡按官舊例一年一代今山東湖廣皆已兩年尚未得代至于真定巡按以丁憂去

業已數月亦無代者遂使三年武舉之常典寢閣不行此地近在郊圻又遭荒旱人民流離盜賊四起新巡按官尚未到任該地方事務何人管理其爲關係非細故也都察院爲此三處題差已有數十疏俱未蒙發臣敢冐昧併爲催請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十六日

從都察院應天巡撫及沈尚書告病揭
帖惟國家建設九列具衆庶政而都察院紀
綱之司最爲緊要刑部則職在庶獄民命所
關皆不可一日曠者今僚所去位沈應文封
印皆已一月一切文移詞訟悉從停閣兩署
空虛杳無人跡是亦從古及今未有之事也
至于應天巡撫乃留畿根本重寄較之他方
更爲關係自舊撫臣陞任被論杜門歲餘昨
接按臣鄭澄揭帖言其諸事寢閣百凡不便
地方災傷之後誰爲拊循今新撫臣已經

點用又復留中臣之愚陋誠莫測
聖意之所存但竊見昨者宣府巡撫官一推即下
仰見
聖明留心邊務頃刻不忘或未知南畿地方其利
害尤甚于宣府耳伏望
皇上將左都御史等官亟
賜點用況應文辭疏
亟賜檢發其巳
點用應天巡撫官併
乃檢發與內外重地皆稱得人天下皆知

聖明雖深居高拱而于緊要政務盡關
宸衷未嘗曠廢其所以作臣工之玩愒而沿
聖德之光明者真不細矣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災傷請

發勑諭揭

臣觀近日各撫按官奏報災傷近則河間保定真定各府遠則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福建江西四川各省或水或旱或蝗蝻或氷雹無地不災無災不甚漂蕩流離僵尸枕藉窮極計生必至叛亂昨接御史徐鑾揭帖言河南磁州巳有屯集作梗天津覇州諸處窖遁輦轂乃流民輻聚剽刻公行觀此景象甚屬可憂而報災之疏一槩不下朝廷之上並無片

字隻語以慰窮民之心彼蚩蚩之氓何所眷
戀維繫甘于就死而不變也往時災傷雖重
賴
皇上仁愛惻恤發帑留稅多方綢賑以救元元之
急故雖有亂萌旋復底定今民窮如此
聖心惻念豈異昔日其所以停寢而不行者度必
意有所斷而難於明言耳臣日夜焦思委無
他策萬不得已敬擬
勑諭一道發明
皇上軫念窮民之盛心責成地方官講求恤民之

實政使海內聞之知
朝廷與百姓猶稍相聯屬不至漠然泛然坐視
其顛連而不顧即窮困之極猶庶幾恐須臾
毋死以待
皇仁之沛發而不至甘于叛亂是亦急救目前之
一策也若
皇上能
慨然從諸臣之請惠留稅銀以資賑濟起災民於
溝壑
播聖澤於寰區此尤臣與普天之所同願而未敢

強瀆耳所擬

勅諭恭請

聖明裁定發行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諭吏戶二部今歲各處災傷重大人民流離困苦無以爲生朕每覽奏報輒用惻然但以帑藏空虛難于徧賑各地方撫按官宜仰體朝廷德意督率司道府縣官設法拯救多方安輯以弭亂萌有功效顯著的破格擢用其貪汚害民及闒茸怠惰不修職業的着不時拿問參奏從重處治今考察在邇爾吏部便將救荒一事加意甄

刷明示勸懲至於各處抽稅有司害民更甚着
撫按官另行開報兩部另行細訪加一等處治
如或貪縱漏網發覺之日罪連撫按其各項錢
糧有可量行蠲免改折的該部即為分別題請
以昭朝廷加惠恤寬至意不得違玩故諭 未下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五日

乞休第五疏

奏為本職無能開言心服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事臣今日方欲入直適聞御史鄧

㵾有疏論劾共大端責臣為同官臣廷機辯

上疏中有凡所票擬循行其套之一語又催

補閣臣疏中有捷路名揣竊據日久悠悠世

情孰能相亮展轉猜疑無所不至之數語遂

以為明巳無權杜絕人口暗中躲閃就裏擠

排上以歸過于

君下以中傷善類因及於時政之壅塞邊事之紛

紜

東宮之不講責臣不能開悟

上心挽回世道其議論皆侃侃鑿鑿足以使臣內

愧而心服但臣所謂循行舊套者固云下由

部議上由

聖裁此票擬事體實足如此至下

綸扉重地臣以一身竊據多時天下之人安得不

疑臣安得不懼御史或徒據其措辭之欠融

而不知其宅衷之甚苦也總之臣待罪兩年

受

恩深重實無分毫可以報塞事至此誰當其辜

臣之罪狀已如丘山御史皆畧而不言僅以疏中語言之謬相疵議其用意甚厚至云重其人故望望不副則疑尤爲忠厚婉至之語

臣所面熱內慙而不敢當者也臣多病殘軀力窮智盡久思歸去徒以閣中乏人赧顏濡滯得御史直言成臣之志舉家感頌世世無窮伏望

聖明察臣下衷暴臣罪戾亟賜罷斥使臣得即日退歸田里以全餘生天高

地厚之恩卽御結不足報矣臣不勝激切哀

懇之至奉

聖旨卿亮節鴻猷清愼忠謹政幾繁重隻身勞苦

朕所洞知方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卿匡襄佐

理豈可浮言求去小臣妄言朕置之不理卿宜

安心卽出入閣辦事愼勿再辭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辭票擬揭

臣自舊年四月供票擬之役以至于今蓋因臣同官廷機被言杜門不出無可推辭今臣亦被言矣亦杜門矣彼此之推議既均則自當以資序為據伏望

聖明將一切本章發廷機處

諭令票擬臣斷不敢冒昧共役以重不職之罪也

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纂修玉牒揭

奏為纂修

玉牒事伏覩

玉牒紀載宗支係

朝廷重事臣等查得舊例十年一次纂修自萬

曆十二年起至萬曆二十七年止欽奉

聖旨命翰林院委官并制誥兩房官員續修完備

進呈訖查得前次襲封新生計有一十五萬

七千餘位

玉牒計二百九十餘冊迄今又踰十年宗支日

益綿衍冊籍日益浩繁比之昨年不啻百倍

若不及時續修益難考據請

勑宗人府禮部通行查照取勘明白照例委官續

修撰之事理勢難再緩臣等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謝　宣諭揭

該文書官劉用恭捧

聖諭到臣私寓諭次輔朕自入冬以來動火頭暈又害眼怕風服藥調攝昨覽卿具揭所奏朕已悉知但日每本章擬票關係國家重典卿當仰體朕意將發下本章還照常擬票進覽況今國家多事卿勿以浮言介意宜即入閣輔政佐理庶政務不至廢弛特諭卿知欽此臣謹焚香望闕叩頭謝恩訖竊念臣以奉職無狀致被人言誼當引罪不敢與聞國政故懇請

皇上將一切本章發臣廷機擬票乃
聖意似知廷機求去之堅不欲苦之故仍以
命臣廷機捧諭
溫綸不勝感愧惟臣子之事
君父以奉
命爲恭安敢故違況
聖躬偶有違和方在調攝臣又安敢不效犬馬之
勞以寬
君父之慮謹將
發下本章擬票進

覽仍望

皇上加意調攝保養

聖躬勿再感寒以致動火此尤臣一念惓惓忠愛之私耳也至於臣積憊多病久思陳乞其入

閣事情尚容另疏顲祈未敢遽瀆謹將

聖諭送內閣尊藏外謹具回奏以

聞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請改遣分獻揭

竊見郊

祀在邇前日恭擬分獻官臣亦預焉今臣以被言

待罪又連日瘀壅火蒸遍身痛楚度其勢必

難供事誠恐臨期其辭有所不便謹另擬一

恭上請

俯發庶

大禮不誤而臣亦得以少安矣臣不勝悚息之至

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請補閣臣第十三疏

奏為聞言蒙

恩感惻交集再懇

聖明仰賜罷斥事頃御史鄧澄論臣臣具疏乞罷

隨蒙

聖諭令臣照舊票擬本章促其入直臣捧誦

綸音惟何感泣竊念本章重事本非私家所可坐

擬亦非掛議之臣所可妄擬但以

君命嚴重政務殷繁不敢固違已經遵

旨回奏外至于入直輔政則揆之分義萬難勉承

益今日

朝政壅塞已極其所責望于臣者不止澄之一

人臣出而無以副天下之望則負罪日深愆

尤愈集不如及今决去猶可以附不能者止

之義此臣之萬不敢出者一也人臣之罪莫

大於妬賢疾能今臣已蒙緣閃排擠中傷善

類之疑豈可復出

聖明之朝居百僚之上此臣之萬不敢出者二也

况臣摧苦餘生百感交集連日間精神恍惚

腸胃枯焦舊恙未除新痾復作其不能黽勉

馳驅效犬馬之力顯矣今長安之內列著乎
空綸扉併掩甚非盛世景象臣待罪之人不
敢復言其他惟是閣臣推補萬不容已且臣
廷機杜門日久去意已堅臣困劣如此即私
家擬票亦暫時奉
命終非久計閣中事務將以屬誰此臣之不得不
言者也伏望
聖明勑下吏部即行會推以憑
點用將臣放歸田里全其餘生庶賢才有效用之
機而世運有挽回之日矣臣不勝激切祈懇

之至奉

聖旨卿秉公持正忠亮老成朕所鑒知況今國事多艱正望卿分猷化理豈可因小嫌介懷堅欲求去卿宜遵前旨即出輔政慎勿再陳其餘政務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謝遣官宣諭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鴻臚寺卿李承華等恭捧

聖諭到臣私寓

諭大輔朕因動火頭目眩暈又害眼服藥調攝未

愈但念國事多艱正賴卿分猷佐理方今

聖母萬壽聖節在邇屢長屆期豈可因小臣諸言

杜門不出堅欲求去卿心安乎還着鴻臚寺堂

上官宣諭卿出入閣輔理以慰眷懷特諭卿知

欽此臣謹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賦性庸愚受
恩深重奉職不效致被人言仰煩
君父再渙
溫綸中使鴻臣繼臨私寓且以
聖母萬壽在邇屢長届期令臣卽出輔理臣捧誦
諭音隆天重地苟有心胸寧敢忘于虗結苟有筋
力寧敢惜乎馳驅惟是臣萬不得已之情已
經兩疏申請今亦未敢再瀆惟望
聖明加意調攝以膺自天之祉至于
聖母萬壽佳辰臣自當匍匐

宮門叩首稱

慶以少盡臣子之愚衷耳臣不勝激切感戴

天恩之至來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但政務繁重國事多艱

卿二疏奏辭朕已悉知卿公忠清謹守正無私

豈可因浮言介意卿宜遵諭亟即出入閣贊襄

慰朕懸望之意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請補閣臣第十四疏

奏爲微臣劣狀已著諸臣責備允宜懇乞

聖明亟採忠言以明川舍事臣以被言求去伏蒙

聖恩兩次宣諭臣具奏陳謝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但政務繁重國事多艱

二疏奏辭朕已悉知卿公忠清謹守正無私豈

可因浮言介意卿宜遵諭旨即出入閣贊襄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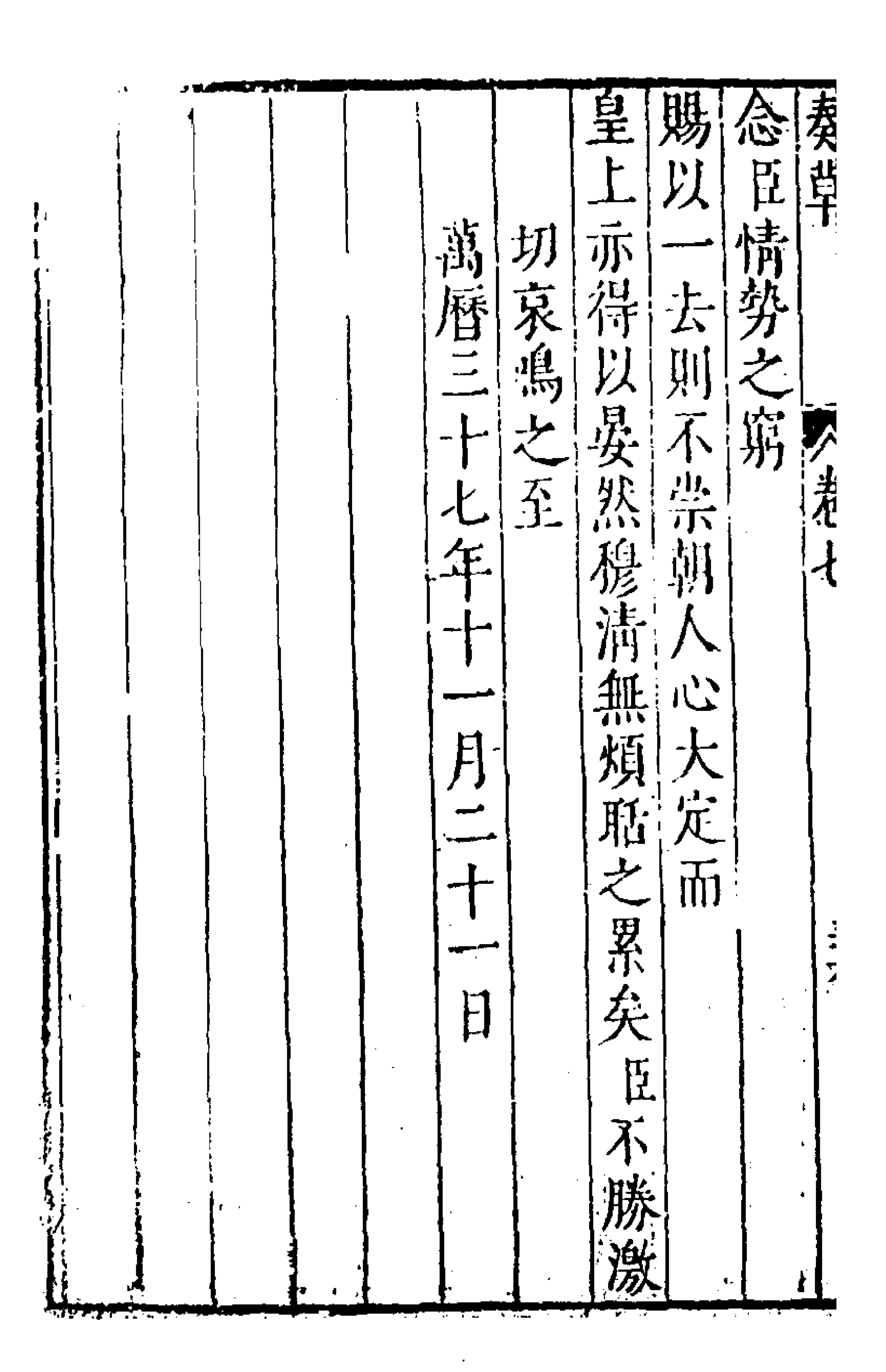
朕懸望之意該部知道欽此臣陳情未遂再瀆

淵綸遊退趦趄措躬無地昨御史孔貞一有疏謂

閣臣輔理無效

諭札虛拘非宜其所責備于臣無不切中臣當去
之故不能自言而貞一代爲之言極苦之情
不能自訴而貞一代爲之訴
皇上試取貞一之疏觀之如東宮不講枚卜不行
大僚不補稅使不撤章奏不下被言諸臣不
蒙
處分孰非臣輔理無效之公案乎臣有一言可以
自解者乎呼焉而又不聞請焉而又不報諸
事之沉閣焉而又如故則臣之所以事
皇上者其道窮矣天下人又相與罪臣責臣臣曰

不能辨身不能容于足不能措即欲苟然尸
位素餐亦不可得則
皇上之所以用臣者其道亦窮矣臣千思萬想天
下人皆以理律臣而
皇上獨以情恕臣則臣之自解于天下難而乞恩
下
皇上易臣緩疏所請會推閣臣一事實乞恩之至
急而事理之至窮難以再緩者輒復不避煩
瀆冒死哀祈伏望
皇上俯賜允行使政本得人輔理有效而又



念臣情勢之窮
賜以一去則不崇朝人心大定而
皇上亦得以晏然穆淸無煩聒之累矣臣不勝激
切哀鳴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入直疏

奏為臣衷未遂

君命難違謹遵

旨勉出併瀝愚誠仰祈

採納事臣以不才引分求去乃蒙

君父為臣焦勞兩勤

宣諭五奉

溫綸臣何功何能被此隆渥即今長至屆期

南郊將事臣不敢固違

嚴命安臥私家謹于今蚤赴闕廷見供事外惟是

言者之所責臣皆國家大計臣尚未能得之
皇上則雖赧顏強出終不自安誠望
皇上乘此履長之時一新庶政補闕臣點都御史
下各差巡按一切章疏盡皆
檢發使天下翕然稱
皇上爲堯舜之君臣雖駑劣亦得苟安時日勉效
馳驅豈非大幸如仍前壅塞無所轉移日復
一日遷延苟且則是近日諸臣之所以責臣
者僅爲臣博此幾番之
溫綸而臣之所苦口而力爭者僅得

皇上其餘政務知道了之一語於
國家大計毫無所裨于天下疑議毫無所解竊
恐臣今日之出無以終事
皇上近年來求去諸臣
皇上每責其好名潔身臣竊謂人臣之所以事主
全在身名名且不顧則何事可顧身且不恤
則何事可恤以若人而能憂國愛君未之前
聞
皇上亦安用此臣爲哉彼聖賢之所云不可則止
不能則止難進易退禮義廉耻云者又何說

也臣此番度量實當决去顧惟
君父之大分
天高地厚之大恩不能恝然故復不惜身名冒昧
一出伏乞
皇上哀臣憐臣萬不得已之苦心將臣所請
俯賜允行使臣之輔理少有分毫之效而
皇上之留亦不爲虛擲豈臣一身之幸實天下之
大幸也如使臣復不得已而求去以自甘好
名潔身之罪臣有辭矣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問安摺

臣頊迎接

聖諭仰見

聖躬以動火頭暈害眼怕風臣隨于回奏中附陳

頤

皇上善自珍攝以膺自天之祉矣此係暫時所感

今已經數日必

廸吉無疑惟是今歲天氣乍寒乍溫難于調護稍

有失宜風邪易入加以

萬幾殷繁深勞

聖慮虛火一動則頭目暈痛其勢然也日下長至

已屆陽氣初回伏望

皇上順時攝躬平情和氣

總攬乎紀綱政務之大而不以瑣屑分心

致謹于飲食起居之微而毋使風寒乘隙則天休

滋至萬福畢臻履長之慶與天地而無極矣

臣下情無任惓切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請補都察院揭

竊惟目前最緊一事無如都察院缺官恭天

下計吏旦夕至京考察之期相去僅一月若

有吏部而無都察院是祖宗二百餘年舊制

壞自今日一不可也且吏部獨司考察而無

人與之參伍非但咨訪不詳亦恐事權偏重

二不可也即無論計吏而堂堂風化之司百

僚瞻望所係乃閉門空署已及兩月何以振

肅朝綱奉行國憲三不可也

皇上神聖天縱于此等大事皆洞然

聖心無待臣下之言其
點用之命亦必在旦夕無待臣下之請但臣之愚
衷以爲蚤一日則此官有一日之用而中外
人心亦蚤安一日故敢冒昧瀆陳以祈
聖明之速斷耳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處置邊餉揭

今日蒙

發下兵部尚書李化龍覆薊遼總督官塘報建夷事情一本令臣票擬臣謹即擬上竊念今日邊疆之事惟建夷最為可憂度其事勢必至叛亂而今日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甚昨李化龍告臣謂此酋一動勢必不支遼左二鎮將拱手而授之虜即使發兵救援亦無所及且該鎮糧食罄竭救援之兵何所仰給非夙戈內向必相率投虜天下事將大壞不可收

拾矣臣聞其言寢不安席食不下咽仰知
聖明亦必爲此縈念欲講求備禦之方顧所爲備
禦豈有他法惟有食則有兵有兵則封疆之
臣可以責其戰守而酋雖强横我亦何至坐
受其禍哉今薊遼兵餉皆缺至數月其養馬
之軍皆牽馬還官云身且無食安能及馬似
此景象即使平居無事猶恐生變况欲責其
出力以禦虜乎
祖宗相傳金甌無缺之天下一旦危急至此誠可
憂也誠可痛也中外臣工共望

皇上發帑以濟此急而

聖心必不肯從戶部又萬分匱竭問寺又那借將

盡萬想千思籌將安出不得已且下廷臣會

議看其作何計較再行區處伏望

皇上將此疏亟發勿待三日如復遷延遲緩視爲

故常則臣真不知其禍之所終矣臣不勝激

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併發都察院堂官揭

臣以都察院缺官屢次催請未蒙

檢發豈

聖意以考察一事自有吏部官主張不必都御史

耶此其事體緊要臣前言之已詳不敢再贅

惟臣愚慮以為此官之為難久缺蓋不獨為

考察一事

祖宗設立都察院專以糾察官邪振揚綱紀使大

小臣工有所畏憚而不敢為非自年來總憲

無人百凡廢弛各衙門堂上官缺者缺告者

告泛泛悠悠茫茫無統攝宴會日多職業日曠
昔人所謂盤樂怠敖泄泄沓沓之病畢見于
今日一旦禍亂則盡舉而委之
君父亦可嘆已此非得剛嚴果毅卞裁獨持為衆
所憚服之人使之秉執臺綱激揚振作尚未
知其弊之所終也昨都察院經歷司以署印
請此亦無可柰何之計臣竊計今尚書侍郎
共只八人中有三人杜門日久其餘皆有本
部事務誰可兼攝卽使暫時兼攝亦非久計
且官屬代庖終是苟且望以起弊維風勢必

不得臣日夜憂此至于痰火上蒸咳嗽喘急
即勉强入直恐難久延所爲冒死陳瀆若是
者誠迫于勢不容已不敢有一毫矯飾以欺
君父也伏望
皇上留神省察如
聖意有所未慊亦望
俯賜明示使臣可以奉行臣不勝激切哀懇之至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

爲同官求去揭

該同官臣李廷機自去年四月以人言堅意求去至于冬月又遣家先歸僅以二僕自隨荒凉病苦情緒不堪臣與隣居每爲寬慰經今一年九個月矣人言紛紛催迫不已廷機自以閣臣受
恩深重未報
君命不敢擅出國門今見朝
覲在邇居處不便且欲移居荒僻之處以待
命臣念廷機事

皇上三十年清苦勤勞一心報

主蒙

皇上知遇拔擢以有今日乃暮年衰病窮迫無聊

一至于此固

聖心所深憐也彼之日夕哀祈不過一去

皇上但以片言允放即是終始造就之恩亦

聖心所不斷也頃者臣被言待罪求以票擬歸之

廷機而

皇上仍以屬臣蓋已洞悉廷機之苦有甚於臣而

不欲以此困之也則何如

發放一日使廷機免一日之苦之爲愈乎廷機又
言今年四十疏一縣留中今亦不敢頻瀆取
厭屬臣代懇極其哀求故臣輙敢不避嫌疑
饒舌如此伏望
皇上鑒其苦情將其屢次辭疏隨便
檢出一通
發臣擬上使廷機身退心安始終兩全目前亦得
省于搬移
皇上體恤之恩臣與廷機共載之矣臣亦進退維
谷之八而惓惓此請者先僚友之急而後其

私有萬不容緩者在也臣不勝激切祈懇之

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

時政疏

奏爲微臣時刻難容萬言只是一苦哀懇

聖明垂憐超拔事臣頃奉

溫綸强顏再出亦冀

皇上察其苦情於緊要政務有所

允行以少伸其報效之私乃旬日之間四請都察

院而不報再請兵餉會議而不報在廷諸臣

移書罪臣詈臣者逐日不絶其輕者責臣以

去而甚者責臣以死臣㝵然之身耳萬罪千

愆萬怨千恨無不總集雖使金石爲軀亦將

斜鑠以至于盡也而況于血肉之形骸乎今
禍亂未作天下人已以臣爲罪首紛紜如此
一旦變故橫生恐雖死不足以快人之意以
二十年來蘊祟之釁毒而使臣獨當其辜甚
可痛也大小臣工苦心力爭不能動
皇上之分毫而謂庸劣如臣獨有神謀秘策可以
回天亦可憫也今之責臣者曰每日當詣
宮門力請也請必涕泣也又當合九卿科道郎
署伏
闕以請也夫宮門嚴禁雖臣子不得到九卿諸臣

各受

國恩各懷悃欵尚可效忠何待臣言若臣之涙

已無時而不揮矣即送本文書官亦親見之

矣萬想千思終無計策即欲含羞忍辱遷延

以待而臣亦有心肖亦有面目豈能如此且

今之罪臣者又不止在廷諸臣已也災傷遍

天下不能叩

閽籲祈爲之拯救至于横斂重征一槩如故則

萬姓罪臣矣內變將生外憂復至戎馬一闖

于郊關勢必震驚

宗社則
九廟之靈罪臣矣書之史冊傳之後代以爲我
明禍亂自某人爲輔臣始則萬世罪臣矣臣每
念及此忽忽忘生宇宙雖大將何地以自容
聖恩雖深將何福以消受然則臣雖未能遽死而
似此情形亦必死而後已耳臣聞之仕宦之
道有如飲酒席將殘矣主人急矣首坐之客
自宜引避以謝主人彼爲衆賓者即不速而
至醉飽而歸謔呶爭坐亦自無妨臣濫居道
坐者也故敢哀祈

[illegible]上許臣一去以稍寬其罪責如必不容臣去而
函之以死臣死而見

二祖

八宗于地下亦有以逃罪矣臣滿腔鬱結五內俱
焚氣嘶聲悲言無倫序曳望

聖明原宥臣不勝哀號迫切惶懼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

綸扉奏草卷之七終